後漢書/卷8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四·列女传第七十四 ◄

後漢書
卷八十五·东夷列传第七十五

► 卷八十六·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

《王制》云：“東方曰夷。”夷者，柢也，言仁而好生，萬物柢地而出。故天性柔順，易以道御，至有君子、不死之國焉。夷有九種，曰畎夷、於夷、方夷、黃夷、白夷、赤夷、玄夷、風夷、陽夷。故孔子欲居九夷也。

昔堯命羲仲宅嵎夷，曰旸谷，蓋日之所出也。夏后氏太康失德，夷人始畔。自少康已後，世服王化，遂賓於王門，獻其樂舞。桀為暴虐，諸夷內侵，殷湯革命，伐而定之。至於仲丁，藍夷作寇。自是或服或畔，三百餘年。武乙衰敝，東夷浸盛，遂分遷淮、岱，漸居中土。

及武王滅紂，肅慎來獻石砮、楛矢。管、蔡畔周，乃招誘夷狄，周公征之，遂定東夷。康王之時，肅慎復至。後徐夷僭號，乃率九夷以伐宗周，西至河上。穆王畏其方熾，乃分東方諸侯，命徐偃王主之。偃王處潢池東，地方五百里，行仁義，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。穆王後得驥騄之乘，乃使造父御以告楚，令伐徐，一日而至。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。偃王仁而無權，不忍斗其人，故致於敗。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，百姓隨之者以萬數，因名其山為徐山。厲王無道，淮夷入寇，王命虢仲征之，不克，宣王復命召分伐而平之。及幽王淫亂，四夷交侵，至齊桓修霸，攘而卻焉。及楚靈會申，亦來豫盟。後越遷琅邪，與共征戰，遂陵暴諸夏，侵滅小邦。

秦併六國，其淮、泗夷皆散為民户。陳涉起兵，天下崩潰，燕人衛滿避地朝鮮，因王其國。百有餘歲，武帝滅之，於是東夷始通上京。王莽簒位，貊人寇邊。建武之初，復來

朝貢。時遼東太守祭肜威讋北方，声行海表，於是濊、貊、倭、韓，萬里朝獻，故章、和已後，使聘流通。逮永初多難，始入寇鈔；桓、靈失政，漸滋曼焉。

自中兴之後，四夷來賓，雖時有乖畔，而使驛不絕，故國俗風土，可得略记。東夷率皆土著，憙飲酒歌舞，或寇弁衣錦，器用俎豆。所謂中國失礼，求之四夷者也。几蠻、夷、戎、狄总名四夷者，猶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皆號諸侯云。

夫餘國

夫餘國，在玄菟北千里。南與高句驪，東與挹婁，西與鮮卑接，北有弱水。地方二千里，本濊地也。

初，北夷索離國王出行，其待兒於後妊身，王還，欲殺之。侍兒曰：“前見天上有氣，大如雞子，來降我，因以有身。”王囚之，後遂生男。王令置於豕牢，豕以口氣噓之，不死。復徙於馬兰，馬亦如之。王以為神，乃听母收養，名曰東明。東明長而善射，王忌其猛，復欲殺之。東明奔走，南至掩滬水，以弓擊水，魚鱉皆聚浮水上，東明乘之得度，因至夫餘而王之焉。於東夷之域，最為平敞，土宜五穀。出名馬、赤玉、貂豽，大珠如酸枣。以员柵為城，有宫室、仓库、牢獄。其人粗大强勇而謹厚，不為寇鈔。以弓矢刀矛為兵。以六畜名官，有馬加、牛加、狗加，其邑落皆主屬諸加，食飲用俎豆，會同拜爵洗爵，揖讓升降。以腊月祭天，大會連日，飲食歌舞，名曰“迎鼓”。是時断刑獄，解囚徒。有军事亦祭天，殺牛，以蹄占其吉凶。行人無昼夜，好歌吟，音声不絕。其俗用刑严急，被誅者皆没其家人為奴婢。盜一責十二。男女淫，皆殺之，尤治恶妒婦，既殺，復尸於山上。兄死妻嫂。死則有椁無棺。殺人殉葬，多者以百數。其王葬用玉匣，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，王死則迎取以葬焉。

建武中，東夷諸國皆來獻見。二十五年，夫餘王遣使奉貢，光武厚答报之，於是使命歲通。至安帝永初五年，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抄樂浪，殺傷吏民，後復归附。永宁元年，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阙貢獻，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彩。順帝永和元年，其王來朝京师，帝作黄門鼓吹、角抵戏以遣之。桓帝延熹四年，遣使朝賀貢獻。永康元年，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，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至靈帝熹平三年，復奉章貢獻。夫餘本屬玄菟，獻帝時，其王求屬遼東云。

挹婁

挹婁，古肅慎之國也。在夫餘東北千餘里，東濱大海，南與北沃沮接，不知其北所極。土地多山險。人形似夫餘，而言語各異。有五谷、麻布，出赤玉、好貂。無君長，其邑落各有大人。處於山林之間，土氣極寒，常為穴居，以深為貴，大家至接九梯。好養豕，食其肉，衣其皮。冬以豕膏涂身，厚數分，以御風寒。夏則裸袒，以尺布蔽其前後。其人臭穢不洁，作廁於中，圜之而居。自漢兴以後，臣屬夫餘。種眾雖少，而多勇力，處山险，又善射，发能入人目。弓長四尺，力如弩。矢用枯，長一尺八寸，青石為鏃，鏃皆施毒，中人即死。便乘船，好寇盜，邻國畏患，而卒不能服。東夷夫餘飲食类皆用俎豆，唯挹婁独無，法俗最無纲纪者也。

高句麗

高句驪，在遼東之東千里，南與朝鮮、濊貊，東與沃沮，北與夫餘接。地方二千里，多大山深谷，人隨而為居。少田业，力作不足以自资，故其俗節於飲食，而好修宫室。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，故言語法則多同，而跪拜曳一脚，行步皆走。凡有五族，有消奴部、絕奴部、順奴部、灌奴部、桂婁部。本消奴部為王，稍微弱，後桂婁部代之。其置官，有相加、对卢、沛者、古邹大加、主簿、优台、使者、帛衣先人。武帝滅朝鮮，以高句驪為縣，使屬玄菟，賜鼓吹伎人。其俗淫，皆洁净自熹，暮夜輒男女群聚為倡樂。好祠鬼神、社稷、零星，以十月祭天大會，名曰“東盟”。其國東有大穴，號襚神，亦以十月迎而祭之。其公會衣服皆錦绣，金银以自飾。大加、主簿皆著幘，如冠幘而無後；其小加著折風，形如弁。無牢獄，有罪，諸加評议便殺之，没入妻子為奴婢。其昏姻皆就婦家，生子長大，然後將還，便稍营送终之具。金银財币尽於厚葬，积石為封，亦種松柏。其人性凶急，有氣力，习戰斗，好寇鈔，沃沮、東濊皆屬焉。

句驪一名貊，有別種，依小水為居，因名曰小水貊。出好弓，所謂“貊弓”是也。

王莽初，发句驪兵以伐匈奴，其人不欲行，强迫遣之，皆亡出塞為寇盜。遼西大尹田譚追擊，戰死。莽令其將严尤擊之，誘句驪侯驺入塞，斬之，傳首長安。莽大說，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，於是貊人寇邊愈甚。建武八年，高句驪遣使朝貢，光武復其王號。二十三年冬，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内屬。二十五年春，句驪寇右北平、渔陽、上谷、太原，而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，皆復款塞。

後句驪王宫生而开目能視，國人懷之，及長勇壯，數犯邊境。和帝元兴元年春，復入遼

東，寇略六縣，太守耿夔擊破之，斬其渠帥。安帝永初五年，宫遣使貢獻，求屬玄菟。元初五年，復與濊貊寇玄菟，攻華丽城。建光元年春，幽州刺史冯焕、玄菟太守姚光、遼東太守蔡諷等，將兵出塞擊之，捕斬濊貊渠帥，获兵馬財物。宫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，遣使詐降；光等信之，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，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、遼東，焚城郭，殺傷二千餘人。於是发广陽、渔陽、右北平、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，而貊人已去。夏，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队，殺略吏人。蔡諷等追擊於新昌，戰歿，功曹耿耗、兵曹掾龙端、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，俱歿於陣，死者百餘人。秋，宫遂率馬韓、濊貊數千騎围玄菟。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，與州郡并力討破之。斬首五百餘級。

是歲宫死，子遂成立。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擊之，议者皆以為可許。尚书陳忠曰：“宫前桀黠，光不能討，死而擊之，非義也。宜遣吊问，因責讓前罪，赦不加誅，取其後善。”安帝从之。明年，遂成還漢生口，詣玄菟降。詔曰：“遂成等桀逆無状，当斬断菹醢，以示百姓，幸會赦令，乞罪請降。鮮卑、 濊貊連年寇鈔，驅略小民，動以千數，而裁送數十百人，非向化之心也。自今已後，不與縣官戰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，皆與贖直，缣人四十匹，小口半之。”

遂成死，子伯固立。其後濊貊率服，東垂少事。順帝陽嘉元年，置玄菟郡屯田六部。質、桓之間，復犯遼東西安平，殺帶方令，掠得樂浪太守妻子。建宁二年，玄菟太守耿臨討之，斬首數百級，伯固降服，乞屬玄菟云。

東沃沮

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，東濱大海，北與挹婁、夫餘，南與濊貊接。其地東西夹，南北長，可折方千里。土肥美，背山向海，宜五谷，善田種，有邑落長帥。人性質直强勇，便持矛步戰。言語、食飲、居處，衣服，有似句驪。其葬，作大木椁，長十餘丈，开一頭為户，新死者先假埋之，令皮肉尽，乃取骨置椁中。家人皆共一椁，刻木如生，隨死者為數焉。

武帝滅朝鮮，以沃沮地為玄菟郡。後為夷貊所侵，徙郡於高句驪西北，更以沃沮為縣，屬樂浪東部都尉。至光武罢都尉官，後皆以封其渠帥，為沃沮侯。其土迫小，介於大國之間，遂臣屬句驪。句驪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，以相监領，責其租税，貂、布、魚、鹽、海中食物，发美女為婢妾焉。

又有北沃沮，一名置沟婁，去南沃沮八百餘里。其俗皆與南同。界南接挹婁。挹婁人喜乘船寇抄，北沃沮畏之，每夏輒臧於岩穴，至冬船道不通，乃下居邑落。其耆者言，嘗於海中得一布衣，其形如中人衣，而两袖長三丈。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，頂中復有面，與語不通，不食而死。又說海中有女國，無男人。或傳其國有神井，窺之輒生子云。

濊

濊北與高句驪、沃沮，南與辰韓接，東穷大海，西至樂浪。濊及沃沮、句驪，本皆朝鮮之地也。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，箕子教以礼義田蠶，又制八条之教。其人终不相益，無門户之閉。婦人貞信。飲食以籩豆。其後四十餘世，至朝鮮侯准自稱王。漢初大亂，燕、齊、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，而燕人衛滿擊破准，而自王朝鮮，傳國至孫右渠。元朔元年，濊君南閭等畔右渠，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内屬，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，數年乃罢。至元封三年，滅朝鮮，分置樂浪、臨屯、玄菟、真番四郡。至昭帝始元五年，罢臨屯、真番，以并樂浪、玄菟。玄菟復徙居句驪。自单单大領已東，沃沮、濊貊悉屬樂浪。後以境土广遠，復分領東七縣，置樂浪東部都尉。自内屬已後，風俗稍薄，法禁亦浸多，至有六十餘条。建武六年，省都尉官，遂棄領東地，悉封其渠帥為縣侯，皆歲時朝賀。

無大君長，其官有侯、邑君、三老。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，言語法俗大抵相类。其人性愚悫，少嗜欲，不請丐。男女皆衣曲領。其俗重山川，山川各有部界，不得妄相干涉。同姓不昏。多所忌諱，疾病死亡，輒捐棄舊宅，更造新居。知種麻，養蠶，作綿布。曉候星宿，豫知年歲丰約。常用十月祭天，昼夜飲酒歌舞，名之為“舞天”。又祠虎以為神。邑落有相侵犯者，輒相罰，責生口牛馬，名之為“責禍”。殺人者償死。少寇盜。能步戰，作矛長三丈，或數人共持之。樂浪檀弓出其地。又多文豹，有果下馬，海出班魚，使來皆獻之。

三韓

韓有三種：一曰馬韓、二曰辰韓、三曰弁辰。馬韓在西，有五十四國，其北與樂浪，南與倭接，辰韓在東，十有二國，其北與濊貊接。弁辰在辰韓之南，亦十有二國，其南亦與倭接。凡七十八國，伯济是其一國焉。大者萬餘户，小者數千家，各在山海間，地合方四千餘里，東西以海為限，皆古之辰國也。馬韓最大，共立其種為辰王，都目支國，尽王三韓之地。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。

馬韓人知田蠶，作綿布。出大栗如梨。有長尾雞，尾長五尺。邑落雜居，亦無城郭。作土室，形如冢，开户在上。不知跪拜。無長幼男女之別。不貴金寶錦罽，不知騎乘牛馬，唯重瓔珠，以綴衣為飾，及縣頸垂耳。大率皆魁頭露紒，布袍草履。其人壯勇，少年有筑室作力者，輒以绳贯脊皮，繫以大木，欢呼為健。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，昼夜酒會，群聚歌舞，舞輒數十人相隨，蹋地為節。十月农功毕，亦復如之。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，號為“天君”。又立苏涂，建大木以縣铃鼓，事鬼神。其南界近倭，亦有文身者。

辰韓，耆老自言秦之亡人，避苦役，适韓國，馬韓割東界地與之。其名國為邦，弓為弧，賊為寇，行酒為行觴，相呼為徒，有似秦語，故或名之為秦韓。有城栅屋室。諸小別邑，各有渠帥，大者名臣智，次有儉側，次有樊秖，次有殺奚，次有邑借。土地肥美，宜五谷。知蠶桑，作縑布。乘驾牛馬。嫁娶以礼。行者讓路。國出鐵，濊、倭、馬韓并从市之。凡諸貿易，皆以鐵為貨。俗喜歌舞、飲酒、鼓瑟。兒生欲令其頭扁，皆押之以石。

弁辰與辰韓雜居，城郭衣服皆同，語言風俗有異。其人形皆長大，美发，衣服洁清。而刑法严峻。其國近倭，故頗有文身者。

初，朝鮮王准為衛滿所破，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，攻馬韓，破之，自立為韓王。准後滅絕，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。建武二十年，韓人廉斯人苏馬諟等，詣樂浪貢獻。光武封苏馬諟為漢廉斯邑君，使屬樂浪郡，四時朝謁。靈帝末，韓、濊并盛，郡縣不能制，百姓苦亂，多流亡入韓者。

馬韓之西，海島上有州胡國。其人短小，髡頭，衣韦衣，有上無下。好養牛豕。乘船往來，貨市韓中。

倭

倭在韓東南大海中，依山島為居，凡百餘國。自武帝滅朝鮮，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，國皆稱王，世世傳統。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。樂浪郡徼，去其國萬二千里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。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，與朱崖、儋耳相近，故其法俗多同。

土宜禾稻、麻紵、蠶桑，知織績為縑布。出白珠、青玉。其山有丹土。氣溫暖，冬夏生菜茹。無牛馬虎豹羊鵲。其兵有矛、楯、木弓，竹矢或以骨為鏃。男子皆黥面文身，以

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。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。女人被髮屈紒，衣如單被，貫頭而著之；並以丹朱坋身，如中國之用粉也。有城柵屋室。父母兄弟異處，唯會同男女無別。飲食以手，而用籩豆。俗皆徒跣，以蹲踞為恭敬。人性嗜酒。多壽考，至百餘歲者甚衆。國多女子，大人皆有四五妻，其餘或兩或三。女人不淫不妒。又俗不盜竊，少爭訟。犯法者沒其妻子，重者滅其門族。其死停喪十餘日，家人哭泣，不進酒食，而等類就歌舞為樂。灼骨以卜，用決吉凶。行來度海，令一人不櫛沐，不食肉，不近婦人，名曰“持衰”。若在塗吉利，則雇以財物；如病疾遭害，以為持衰不謹，便共殺之。

建武中元二年，倭奴國奉貢朝賀，使人自稱大夫，倭國之極南界也。光武賜以印綬。安帝永初元年，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，願請見。

桓、靈閒，倭國大亂，更相攻伐，歷年無主。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，年長不嫁，事鬼神道，能以妖惑衆，於是共立為王。侍婢千人，少有見者，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，傳辭語。居處宮室樓觀城柵，皆持兵守衛。法俗嚴峻。

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，雖皆倭種，而不屬女王。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，人長三四尺。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，至裸國、黑齒國，使驛所傳，極於此矣。

會稽海外有東鯷人，分為二十餘國。又有夷洲及澶洲。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，求蓬萊神仙不得，徐福畏誅不敢還，遂止此洲，世世相承，有數萬家。人民時至會稽市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，流移至澶洲者。所在絕遠，不可往來。

評語

論曰：“昔箕子違衰殷之運，避地朝鮮。始其國俗未有聞也，及施八条之約，使人知禁，遂乃邑無淫盜，門不夜扃，回頑薄之俗，就寬略之法，行數百千年，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，異乎三方者也。苟政之所暢，則道義存焉。仲尼懷憤，以為九夷可居。或疑其陋。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！”亦徒有以焉尔。其後遂通接商賈，漸交上國。而燕人衛滿扰雜其風，於是从而澆異焉。《老子》曰：“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”若箕子之省簡文条而用信義，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！

贊曰：宅是嵎夷，曰乃旸谷。巢山潛海，厥區九族。嬴末紛亂，燕人違難。雜華澆本，遂通有漢。眇眇偏譯，或从或畔。